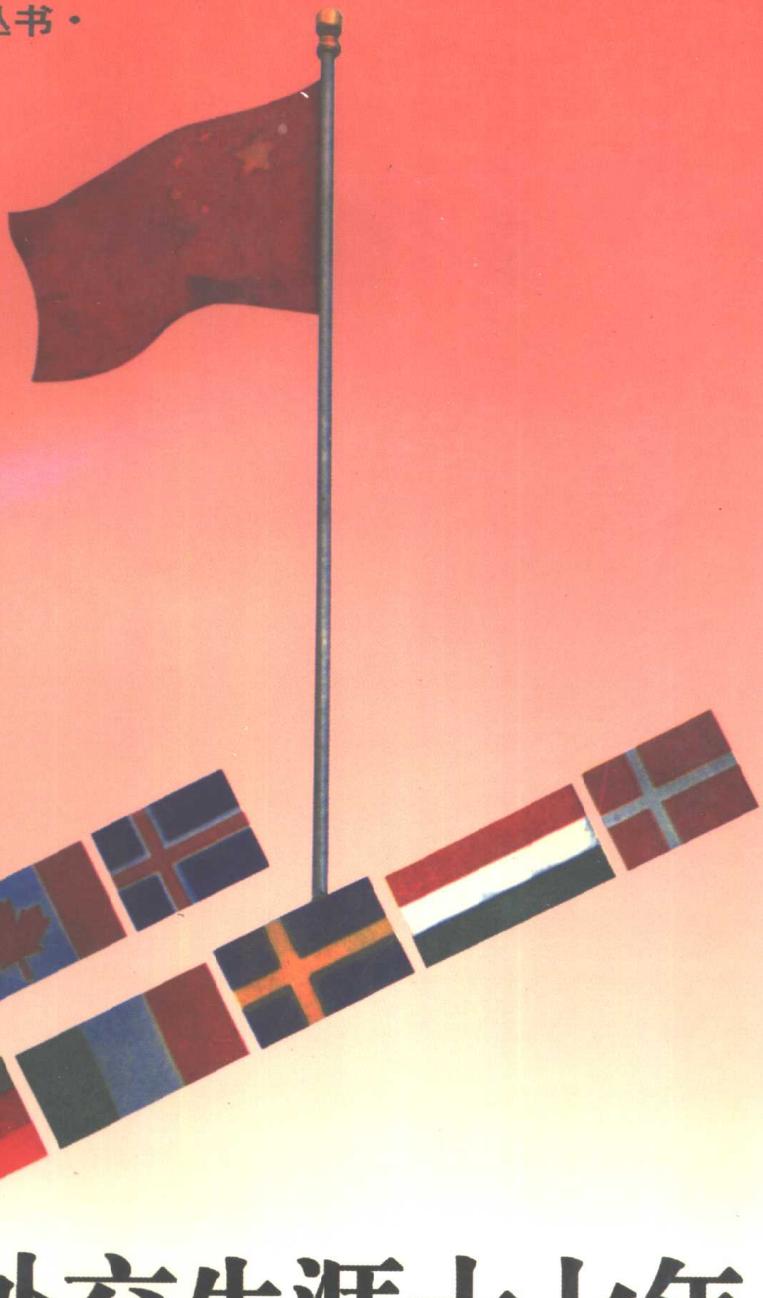


· 新中国大使丛书 ·



外交生涯十七年

曾 涛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新中国大使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耿 飚 姬鹏飞

副主任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述卿 李连庆 宫达非

秦加林 符 浩 曾 涛

执行编委：余孟仁 蔡玉华 史家骅

马洪才 吕 佳

· 新中国大使丛书 ·

外交生涯十七年

曾 涛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外交生涯十七年
编 著 者 曾涛
责任编辑 马洪才
责任校对 李洪云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页 6
印 数 1—5440 册
字 数 171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1926—4/D·296
定 价 12.5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为《江苏人民出版社新中国大作家》

特节候异域
结谊遍全球

耿 鹏



九三学春

1960年夏，曾涛（左一）、朱黎青（左四）与古巴武装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左二）在“格拉玛”游艇上。



1960年7月，曾涛（右三）与切·格瓦拉（右二）在一起。





1960年10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前排中)、切·格瓦拉(左二)等出席我方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与曾涛夫妇合影。

1962年12月，曾涛向阿尔及利亚总理本·贝拉呈递国书后交谈。





1963年12月，周恩来、陈毅访问阿尔及利亚时与总统本·贝拉(右一)、国防部长布迈丁(左一)等合影。周、陈之间者曾涛。

1964年1月，周恩来、陈毅访问突尼斯与总统布尔吉巴(左三)合影。右一乔冠华，右二曾涛。





1964年1月，曾涛和周恩来在一起。

1965年6月，曾涛(右二)陪同阿国防部长布迈丁(右一)参观我国向阿尔及利亚赠送的飞机。





1970年8月，曾涛向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呈递国书。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与曾涛亲切交谈。





1973年6月，曾涛向法国总统蓬皮杜呈递国书。

1973年9月，周恩来与访华的法国总统蓬皮杜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姬鹏飞、曾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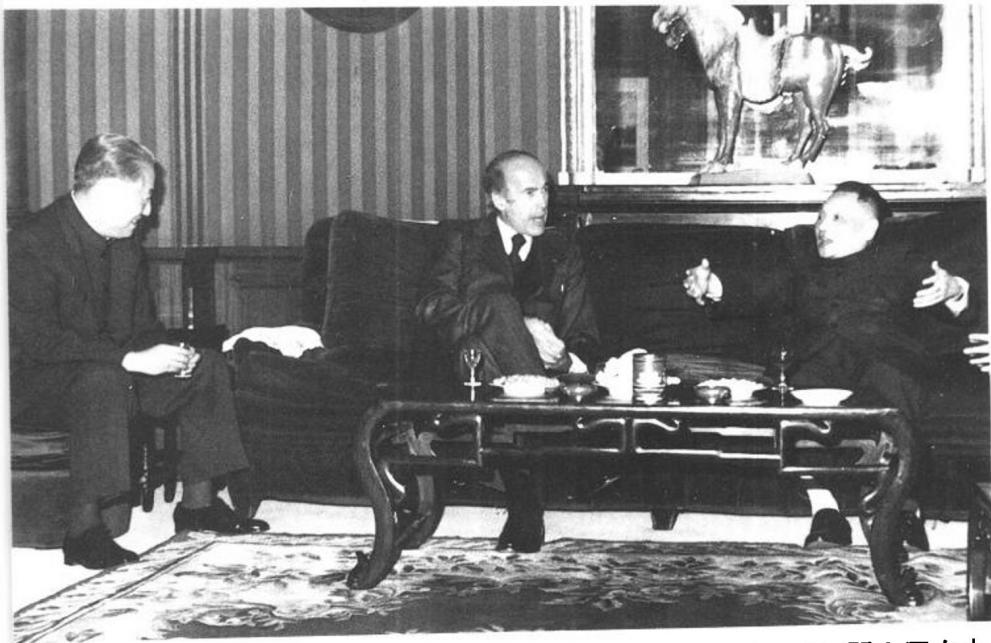




1974年，法国总统德斯坦出席中国驻法大使馆国庆招待会时和朱黎青握手。

1975年5月邓小平访问法国，法国总理希拉克到机场迎接。





1975年5月，邓小平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会见法国总统德斯坦。



1995年曾涛夫妇在一起。

内容提要

曾涛是我国著名的外交家。1960年他被周恩来总理派往古巴，以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身份开展外交活动，进行中古建交谈判，成为我国打开拉美外交局面的拓荒者。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先后担任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和法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是许多重大历史风云的见证人。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和流畅的文笔，真实地记录了持节出使、纵横洲际的历程，生动地展现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在国际舞台上的卓越才智和外交风采，披露了与卡斯特罗、铁托、蓬皮杜等国际风云人物交往的鲜为人知的往事秘闻。

目 录

午夜电话	(1)
古巴一年	(9)
出使阿尔及利亚	(49)
动乱年月	(114)
在南斯拉夫的日子里.....	(139)
难忘法兰西	(178)
后 记.....	(252)

午夜电话

1959年10月18日的午夜，我在上海的家中正准备睡觉，市委组织部部长黄庆熙打来电话，一开头他就说：“老曾，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希望你不要紧张。”我感到有点诧异，半夜找我，有什么急事呢！我对他说：“你什么时候看见我紧张过啊，有什么事情请直接说吧。”这位同志是个慢条斯理的人，不慌不忙地对我说：“中央决定调你去做外交工作。”我问：“到哪里去？”他答：“是调去古巴任外交代表，但因为古巴还有国民党大使馆，所以暂时用新华社分社社长的名义去。”我问他：“这是正式的通知吗？”他说：“通知国庆节前就来啦，因为你正在忙筹备国庆节的庆祝活动，没有告诉你。现在庆祝活动已经结束，接待外宾的任务也已差不多完成了，市委书记处要我通知你。”

放下电话，我猛然想起，我在向市委汇报接待外宾情况时，特别谈到了古巴人民社会党代表团访问上海时，对上海解放初期如何克服困难的情况了解得很详细，问题提得很多，对我们的介绍也很满意。市委书记们议论，古巴这个国家靠在美

国旁边，要稳住，要建设，真不容易啊！散会时，我同陈丕显书记走在一起，他对我说，“古巴的革命成功真不容易啊！你陪古巴代表团可不要陪到古巴去噢。”我笑着说：“那怎么会呢！”实际上，他早就知道要调我去古巴了。

接到电话后，我思来想去，觉得自己无法干外交工作，因为一不会外文，二没有经验，而且远在地球的另一边，来去多么不方便。我怎能去担这副重担呢？最后我下定决心，向组织上请求免调。这一夜我几乎没有睡觉，40岁出头的我，第一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

第二天上午，我去见柯庆施同志，告诉他黄庆熙同志同我谈的内容和我的想法，问他能不能请求免调。柯庆施同志很爽直地告诉我，他同市委常委们商量过免调的问题，但中央组织部安全部长说，他们经过研究，而且同好几个选择的对象作过比较，还是决定要调你，你想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我问我能不能自己去中央组织部要求免调，柯说，你要去谈恐怕也不会起什么作用的。我说，我去试试看吧，我主要怕完不成中央交给我的任务。他笑着说，你一定要去的话，你就去吧。

第二天，我到杭州去接在那里养病的妻子朱黎青，杭州的朋友很热心，坚持留我休息了三天。然后我和朱黎青一起回到上海，接着就去北京。

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同上海市委、市政府经常有交往，我是上海市政府的秘书长，很多同志认识我，国务院办公厅安排我们住在北京饭店。建国十年了，我却从来没有到过北京，感到一切都很吸引人。

到京的第二天，我的好朋友，原来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后调中宣部工作的姚臻同志到北京饭店来看我，他把中央

调人去古巴的经过告诉了我。他率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古巴时，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向他提出，古巴目前还不能同台湾断交，但是希望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派一位负责干部先去古巴进行各方面的联系工作，在他们赶走国民党“大使”之后，水到渠成，就可以在那里建立中国大使馆了。他回来汇报后，中央很重视，并且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在报告上批了“派一位公使去”。中央要组织部选派。他对我说，你去组织部也没用，因为中央已经决定了。他竭力劝我去并说你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同志请我吃饭，我又把我的想法说了一遍。齐燕铭同志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相信你去后是会干好的。

到北京的第三天，中央组织部帅孟奇、李楚理两位副部长一起接见我，他们先讲了全国的大好形势，把我国十年来的主要成绩讲了一番。告诉我，国庆十周年时，各国来的代表团很多，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来了，其他友好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也来了，说明中国在世界的影响扩大了，我国外交工作任务更加繁忙了，中央调你去古巴，相信你会把工作做好的。我谈了我的顾虑，主要是不懂外文又没有外交工作经验，到那么远的没有正式建交的国家独立地开展外交工作，怕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我非常诚恳地希望组织部考虑我的意见。如果一定要派我出去工作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先让我到一个比较近的有使馆的国家去锻炼一段时间，然后再到古巴去。

两位部长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话，都点头表示理解我的心情。帅大姐突然笑着问我：“什么叫经验？”我说：“据我理解，简